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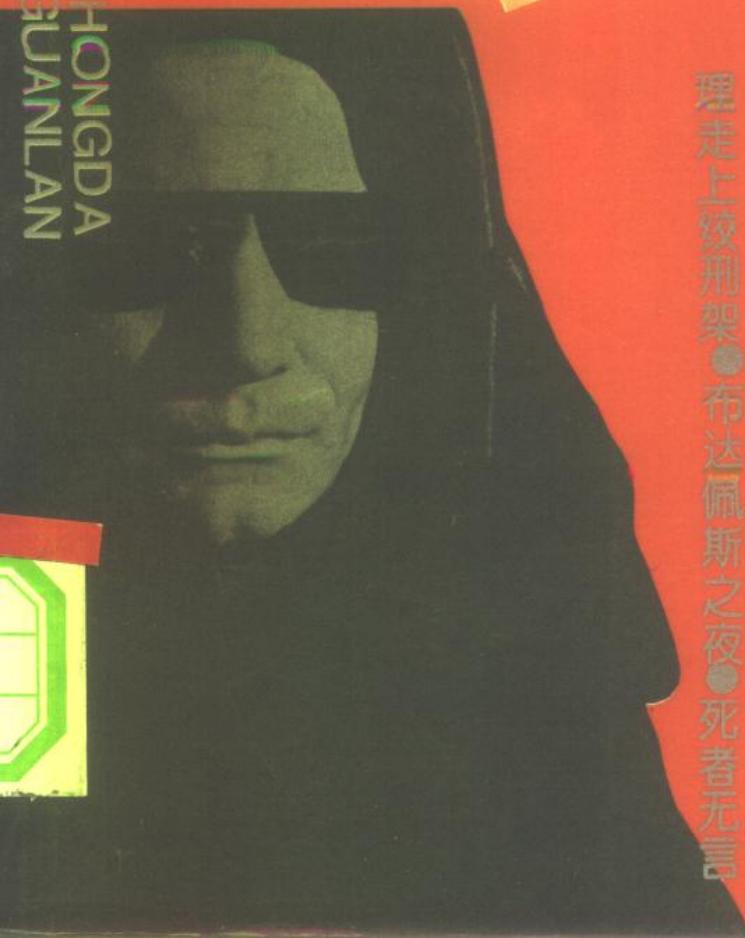
古今中外重大政治阴谋观览

●阴谋家画像 ●民族罪人 ●「而并无赖」 ●
乱世奸雄 ●红都女皇 ●刺杀毛泽东 ●总
理走上绞刑架 ●布达佩斯之夜 ●死者无言



明曼 编

GUJINZHONGWAIZHONGDA
ZHENGYINYUNMIUGUANLAN



古今中外重大政治阴谋观览

罗 曼 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中外重大政治阴谋观览。/罗曼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年 . 9

ISBN 7—5080—0528—7

I . 古… II . 罗… III . 政治事件-世界-现代 IV . 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803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兆成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47 千字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6.90 元

目 录

阴谋家画像	(1)
——茨威格论富歇	
口蜜腹剑的阴谋家	(6)
——杀人不见血的李林甫	
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	(35)
——以“莫须有”罪杀害岳飞的秦桧	
由市井无赖到“九千岁”.....	(70)
——明代阴谋家魏忠贤残害忠良记	
“文化大革命”中的乱世奸雄	(106)
——阴谋家康生政治手腕辨析	
红都女皇阴谋考	(188)
——江青秘史	

刺杀毛泽东始末记	(249)
——林彪：阴谋家的最后伎俩	
◆	
布达佩斯之夜	(313)
——大国对小国的阴谋入侵	
总理走上绞刑架	(357)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死于政治阴谋	
死者无言	(381)
——外国著名政治谋杀案实录	
后 记	(475)

阴谋家画像

——茨威格论富歇

稍微知道一点儿法国历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约瑟夫·富歇。富歇已经成为阴谋家的代名词。知道富歇，也就知道了阴谋家灵魂的腐烂和内心的阴暗潮湿。这是一个典型。古往今来阴谋家层出不穷，像富歇这样具备阴谋家一切特点的人，却不多见。同样，描写阴谋家的著作浩如烟海，像茨威格这样入木三分的剖析刻划，也不多见。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理由：让读者在阅读本书前，先看一看茨威格那些杰出的论述，或许会对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政治阴谋有一个从人的角度更为确切的理解。

在教会学校度过的十个年头，约瑟夫·富歇学到许多东西，对未来的阴谋家大有好处——他主要是学会了沉默的技巧、最重要的隐瞒自己思想的艺术、认识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的本领。从此，他终生能控制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即使在激烈的冲动时刻也不例外；从此，再也没法在他那死板的、仿佛在沉默中木然的脸上发现愤怒、凶狠、激动的迹象；从此，他以同样平稳而单

调的声音沉静地说出最平常和最最恐怖的话语，以同样悄没声息的脚步走向皇帝的寝宫和汹涌澎湃的民众大会。

富歇具有钢铁一般的、斯巴达式的自律能力，厌恶奢华和出风头，善于隐匿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

他是揣摩风向的行家，感觉得到国内即将爆发社会风暴，政治将主宰一切，于是一头钻进政治里。

端详着他，每个人都会以为他的血管里不可能流着殷红的血。他的性格确实属于冷血一类。粗野的、能把人毁掉的情欲和他无缘，女人和赌博都迷不了他的心窍。他不喝酒，不喜欢挥霍，不曾领略过体育运动的乐趣。他在户内，在文件状纸堆中过日子。他从来没有流露出过愤怒，脸上从来没有一块肌肉颤抖。他的没有血色的薄嘴唇上只带着淡淡的笑，有时彬彬有礼，有时含着嘲讽。谁也不会在这土灰色的、无精打采的面具底下发见真正的激动的迹象；藏在红肿的眼皮里面的眼睛，永远不会暴露他的意图和他的思路。

这执著的冷静便是富歇的主要力量。神经左右不了他，感情诱惑不了他，激情的火花严严实实地隐藏在脑门里面。他极善于控制自己，同时虎视眈眈地注意着别人的错误。他听任别人受尽情欲的煎熬，耐心地等待他们衰弱或在丧失自制力之后暴露他们的弱点，然后他给以无情的一击。他这份冷漠的耐心，具有可怕的优势：凡是能够这样静待时机，能够这样潜伏隐蔽的人，准能瞒哄过最最有经验的对手。

富歇很善于做一个不动声色的仆人：眼睛一眨不眨，平静地把最粗鲁的辱骂听下去；带着冷冷的一丝笑，把最难堪的侮辱咽下肚，威胁也罢，愤怒也罢，都摇撼不了他的冷静。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都在他那铁石般的沉静面前一败涂地，仿佛是浪花在岩石上碰得粉碎；三代人，整整一个民族，因激情高涨而怒号，因情绪低落而沉寂，只有他，冷静而高傲，始终是唯一无动于衷的人。

冷静是富歇真正的天才所在。他的肉，既没有遏制他，也没有诱惑他，只是单纯地参加灵的豪赌。血气、情感、心灵，对于一个真正的人，都是会引起惶惑的知觉和感觉要素，但对于这个隐蔽的赌徒则毫无意义——他的一切激情都集中在大脑。因为这个干巴巴的谋略家，他身上有一种罪恶的、对冒险的嗜好。他主要的激情是搞阴谋，在玩心眼上得到满足。纷争和意气给了他乐趣——令人毛骨悚然的乐趣，然而他极其巧妙、极其出色地把它隐藏起来，表面上以一个干练的官员出现——这假面具他是一生戴到底的。他深居办公室，在那里编织蜘蛛网；他用文件报表掩护，突兀地、悄悄地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他的策略。需要细心深入地钻研历史，才能在革命的霞光中，在拿破仑的传奇般的光辉中，发现他的存在。他似乎是那么卑微，那么无足轻重，其实他的活动无所不包，决定着时代。

小心谨慎。未必有人比他更谨慎的了。头几个月的会议记录中，竟找不到约瑟夫·富歇的名字。国民公会别的议员，人人都想沽名钓誉，发疯似地挤向讲坛，或提出建议，或慷慨陈词，或互相指责攻讦。这位南特市选出的议员可是一次也没有登上过讲坛。他说他嗓音微弱，不宜在大庭广众之间讲话——他对他的

朋友和选民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别的人都是热切地、争先恐后地、急不可耐地要求发言，所以，这位冒牌谦谦君子的沉默反倒博得人们的好感。

但在实际上，他的谦让自有用意。这位过去的物理教师是在计算力的平行四边形，是在观察。他知道天平还会摆动，不忙于表明他的观点。他审慎地把决定性的发言拖到最后的关头，等彻底搞清楚鹿死谁手再说。最要紧的是别轻举妄动，别过早暴露自己的立场，别永远地捆住自己的手脚！眼下局势还不明朗——革命是前进还是后退；他名副其实是海员的儿子，等着顺风再去弄潮，暂时先把船停靠在港口。

别过早地抛头露面，别过于匆忙地做出决定，先让别人耗着去，叫他们筋疲力尽。每一场革命——他的成熟老到，超过他的年龄，对此深有体会——胜利的不是第一个人，不是那个先锋，而总是最后一个人，总是那个殿后的人，那个把革命作为战利品来攫取的人。

于是，这个聪明人有意识地躲在暗处。他去接近权势者，却回避任何看得见的、公开的权势。他不想在讲坛或报纸上大喊大叫，宁肯选入各种委员会和小组，以便了解事态，暗中操纵局势，逃避监督嫉恨。他的顽强旺盛的干劲果真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他的不起眼，使他不致遭到别人的妒忌。他可以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冷眼观看山岳的老虎和沼泽的雪豹咬成一团，观看出类拔萃、激情澎湃的伟人如韦尔农、孔多塞、德穆兰、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人杀来杀去。他注视着他们，等待着时机，因为他知道：只要激情澎湃的人们同归于尽，便轮到善于等待、善于保持理智的人出头，他们的好日子就该到了。日后，富歇也总是到胜负已经分明之际才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一刹那，约瑟夫·富歇的性格初次暴露了另一个重要的鲜明的特点，那便是他的恬不知耻。他叛离他那个党的时候，从来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吞吞，他不是难以为情地、悄悄地离开党的队伍。不是这样的。他是在青天白日，冷笑着，以一种触目惊心的自信，直截了当地投向昨天的敌人，并且立即学会了敌人的语言和论据。旧日党内的同志对他怎么看，群众和舆论怎么看——他根本不在乎。他眼里只有一条：永远跻身于胜利者之列，决不做失败者。他的背叛，由于变化疾速，由于无以复加的恬不知耻，透出一种叫人情不自禁地震骇惊异的胆气。他只要二十四个小时，有时只要一个小时，甚至弹指间，就能当着大家若无其事地扔掉他的信仰的旗帜，明目张胆地打开另一面旗帜。他追随的不是思想，而是时势；时势进展得越快，他追得越急遽。

口蜜腹剑的阴谋家

——杀人不见血的李林甫

一般说来，阴谋家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强地表现自己，也就是说，阴谋家伴随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始终。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各个历史时代不断发现他们的黑色身影。以“口蜜腹剑”著称于世的唐代奸相李林甫即为其中之一。

李林甫是唐王朝宗室，是高祖李渊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爷爷李孝斌官至原州长史，父亲李思海为扬州府参军。李林甫小名叫哥奴，爱好音乐，善长音律，最能体察人情，讨取人的欢心。开元初年，他做太子中允。楚国公姜皎是李林甫的舅父，很喜欢他。姜皎的亲家源乾曜在朝中执政。源乾曜的儿子是姜皎的门婿，姜皎就请自己的门婿向源乾曜为李林甫求个司门郎中的官职。源乾曜平日里瞧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很鄙薄地说：“郎官应该是有才华名望的人，哥奴哪是郎官的材料啊！”但碍于亲家和儿子的情面，安排李林甫做了谕德的职务。后来宇文融当御史中丞时，引荐他为同列，也当上了御史中丞的官。

门下省负责长官侍中是裴光庭。裴光庭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裴夫人和李林甫曾有过私情。李隆基最信任宠爱的内侍高力士原来是武三思的家奴，和这位裴夫人也很要好。裴光庭死后，裴夫人曾请高力士在玄宗面前美言，推荐李林甫接替侍中的职务。高力士是熟谙世故之人，知道此事没有可能，根本没敢向玄宗提起。后来由于萧嵩的举荐，玄宗准备起用鲠直忠正的大臣韩休为侍中，进入宰相班子。高力士先把这一消息暗传给裴夫人，裴夫人又转告给李林甫。李林甫见这是一次巴结人的好机会，就先写表章推荐韩休为相，又亲自到韩休府上通信献殷勤。韩休当上宰相后，自然很感谢李林甫，就寻找机会要提拔他。开元十二年，李林甫被提升为吏部侍郎。此官职是吏部尚书的副手，掌握提拔中下级官吏的权力，是个很有职权的重要官职，又可以经常接触皇帝，这就为李林甫进一步向上钻营提供了机会。

李林甫个头不高，身材瘦，长脸盘，尖下颏，一绺小胡子很规整，眼睛不太大但非常有神，遇事总眯缝着。此人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对人表面上十分和善，专门在暗地里下脚绊，使人难以提防。他当上吏部侍郎后，又进一步用贿赂手段深结高力士和武惠妃及玄宗周围的人，遍布耳目，广泛搜集信息，尤其是有关玄宗的信息。这些人随时把玄宗的喜恶爱憎及想要提拔贬黜的情况告诉给李林甫。李林甫根据这些信息再认真揣摩玄宗的本意写成奏章。玄宗见李林甫每次奏对都特别符合自己的心理，自己想要做什么，他就提出什么，而且与自己的想法、意图完全合拍，不禁万分高兴。

唐玄宗李隆基此时已 40 多岁，见天下承平，百业兴旺，渐渐有些骄傲起来。他很宠爱武惠妃，曾想立惠妃为皇后，由于大臣们的切谏才没有立成，但一切待遇都和皇后相差无几。予以母贵，爱屋及乌，武惠妃受宠，她生的两个儿子寿王李瑁和盛王李

琦自然也受玄宗的重视。李林甫对这种情况很清楚，就用钱买通武惠妃的侍人，托她转告惠妃，说自己愿意保护寿王，一旦有机会就要设法立寿王为太子。武惠妃巴不得有人这样做，自然很感激他，就常在李隆基面前夸奖李林甫。玄宗内心对李林甫早就有个好印象，于是就先提升为黄门侍郎，不久再提拔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和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二人并列为相。

唐代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长官是中书令，门下省长官是侍中，这两位长官一般都是丞相，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但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曾兼过此职，以后不再授人，只是虚位。所以往往用尚书省中六部尚书中的一人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字样进入丞相班子，李林甫就是以这种身份入相的，但其实际地位仍然比中书令、侍中略低一些。

张九龄是唐代著名贤相，很有学识文才，也是当时著名诗人之一，直言敢谏，很受玄宗的赏识。他当时是中书令，位置最高，但自从李林甫入相以来，他就常和玄宗产生些意见上的分歧。每当他和玄宗意见不一致时，李林甫总是低头沉思不语，待张九龄走后再迎合讨好玄宗，诋毁张九龄。当时有位边将叫张守珪，智勇双全，御边有术，打败了契丹入侵的军队，玄宗很赞赏他的功劳，想要用他为相。张九龄认为丞相是管理天下政务的重要职位，不能用来赏赐军功。玄宗又提出赏给张守珪一个虚名，张九龄仍不同意；玄宗便有些不高兴。后来张守珪的部将安禄山在作战中恃勇轻进，打了败仗，使唐军蒙受重大损失，按军法应当斩首。安禄山在临刑之时大声叫道：“大夫不想灭契丹吗？为什么要杀安禄山呢？”张守珪很赏识他的勇猛，就派人把他押解京师长安定夺。张九龄批复要按军法从事，定斩不饶，但玄宗却赦了安禄山的死罪，让他以一个白衣的身份再去领兵。张九龄与玄宗

力争,认为不杀此人后患无穷,玄宗又一次很不高兴。这些情况李林甫都看在眼里。知道玄宗对张九龄已不太满意,自己进言的时机成熟了。

一次,玄宗在东都洛阳住过一段时间后准备起驾回西京长安。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当时农村的秋收还没结束,一路上打扰州县,恐怕要影响农业生产;请等一两个月再回长安,玄宗没说什么,李林甫一直在一旁听着,在仔细考虑三个人的意见和心理,等张、裴二相走后,他留下来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的东西两个宫城,往来行幸,哪还用得着选择时间呢?即使妨碍点农村的秋收,减少一点所过地方的租税不就可以解决了吗?请允许我向各部门宣谕,明天就启程回长安。”玄宗非常高兴,觉得还是李林甫最能体贴自己的心意,于是就让李林甫传旨回长安。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幕府时忠勤能干,仓库充盈,武器精良,很有政绩。玄宗找三位丞相商议准备加封牛仙客尚书官衔,张九龄和裴耀卿都不同意,玄宗听了他们两人的意见,一声没吱,表情很严肃,就没再往下讨论。张裴二人走后,李林甫对玄宗说:“牛仙客本是个宰相的材料,岂止是一个尚书呢?陛下确实独具慧眼,九龄他们都是书生,不识大体。”玄宗听了他的奉承,又很高兴。第二天重提此事,张九龄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玄宗脸一沉说:“什么事都得你说了算吗?”张九龄马上跪倒叩头道歉说:“陛下不以臣愚蠢固执,让我待罪宰相。如有不妥当的事,我不敢不尽我的心意,不敢不把话说完。”玄宗见了,口气稍微缓和一点,说:“九龄平身。你不同意仙客做尚书,是嫌他出身寒微吗?而你又是什么门第呢?”九龄说:“我出身领海的偏僻之地,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然而我出入台阁,典司诰命已经很多年了。牛仙客是边地的一个小吏,目不知书,如果重用,恐怕难服众人之心。”玄宗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低头沉思一会儿,没再吱声。李林

甫又等张、裴二相退后对玄宗说：“如果有才能，知书不知书，有没有学问也没什么关系。天子要用一个人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几天后，果然晋升牛仙客为尚书。

就这样，李林甫专门于张九龄与玄宗意见不和时在背后讨好玄宗，无形之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又加强了玄宗对张九龄的反感。如果平心而论的话，张九龄的几次意见都是正确而又有远见的，凭李林甫的机谋也能看到这一点。但他为了达到排挤张九龄自己独掌大权的目的，几次都不露声色地助长了玄宗的错误，使玄宗逐步信任倾向于自己。这可说是大奸佞之人的一个特点，即不管是非曲直，也不管社会后果怎样，只要能迎合上司、主子的欢心便一味逢迎，尽力讨好，从中捞取各方面的资本。几次这样的交锋之后，玄宗就越来越不满意张九龄而器重李林甫了。终于发生了一次更为尖锐的冲突。

实际上，张九龄、裴耀卿与李林甫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初，由于武惠妃的暗中帮助和宰相韩休的多次奖拔，李林甫很快就当上了吏部侍郎。以后每次奏对都非常符合玄宗的心意。武惠妃又不断吹枕边风，玄宗就决定提拔李林甫做丞相。当李隆基向张九龄征求意见时，张九龄认为宰相人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李林甫内心险恶，如用为相必定要威胁社稷。玄宗主意已定就没有采纳张九龄的意见。李林甫也知道张九龄不同意自己为相，但当时玄宗对张九龄还很器重，而且侍中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也深知轻易是扳不倒张九龄的，就在表面上经常讨好张九龄、裴耀卿等人，玄宗反而觉得李林甫很有器量。其实李林甫早已看出李隆基在位日久，国家承平无事，渐渐骄傲起来，觉得自己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风流的帝王，生活开始腐化堕落，头脑发胀，已经没有刚登基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了。历史君王一到这种地步，往往就要懒于操心政事，追求享乐，穷奢极欲，喜顺不喜

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忠良之士必然要提出许多批评意见，皇帝就难以再继续信任忠臣，这便是奸佞之士乘时而入的关节点，也是社会政治转向的关节点。李林甫看准了玄宗的这种特点，他知道只要能取得玄宗的信任便可有恃无恐，于是就采取以上策略一味附和玄宗，看到玄宗信任自己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张九龄，就想方设法要进一步把张九龄、裴耀卿挤出丞相班子。

玄宗未当上皇帝之前，曾当过一段临淄王。当时他很宠爱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等几位嫔妃。赵丽妃生李瑛，已经立为太子；皇甫德仪生李瑶，封为鄂王；刘才人生李琚，封为光王。玄宗即位当上皇帝之后，赵丽妃等人年龄都大了，容颜自然不比年轻之时，色衰爱弛，是宫妃们的共同命运。玄宗又开始宠幸武惠妃和惠妃儿子寿王李瑁，把赵丽妃等人都冷落起来。太子李瑛等都已长大成人，兄弟三人常在一起玩耍谈天，有时也说些不满意惠妃母子的话。武惠妃对此曾有耳闻，就向玄宗哭诉，说太子兄弟们暗中结交党羽，~~要加害她们母子~~，而且对玄宗也极为不满。玄宗闻言大怒，就要废除太子和二王，第二天在宰相会议上提出此事，张九龄态度明朗，坚决反对。~~他义正辞严地历数了历史上晋献公、汉武帝、隋文帝等~~，~~火~~废长立幼，无故废弃原太子所造成的恶果。最后态度严肃而坚定地说：“陛下一定要这么做的话，臣子不敢奉诏。”意思是说，我坚决不写诏书。中书省是制定起草诏书的机关，皇帝的正式诏书都要由中书省起草签发。中书省中有五名中书舍人，共同负责起草工作，执笔的人叫知制诰。诏书起草后要经过中书令审查盖章后才能颁发。张九龄是中书令，他若不同意起草诏书则无法制定颁布。这时的玄宗还没昏庸透顶，他听张九龄的意见也有理有据，裴耀卿又支持张九龄的意见，劝玄宗切要慎重。玄宗见二人执意不肯，又沉吟不语，李林甫则照样

一声不哼。待张、裴二相走后，李林甫又对玄宗说：“陛下也不必为难，这是您的家事，自己拿定主意就可以了，何必问外人。”玄宗犹豫不决。

退朝以后，李林甫派人把当天朝中会议的情况和盘告诉给武惠妃。武惠妃见只有张九龄从中作梗，不然自己的儿子就有希望立为太子。她派心腹奴仆牛贵儿当天晚上去张九龄府第对张九龄说：“宰相何必那么固执呢？有废必然有立，您如果能帮助说句话废了太子，便可保你常居宰相之位。”张九龄把牛贵儿愤怒地斥责一顿赶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张九龄就把此事汇报给玄宗，玄宗也有所领悟，但武惠妃正在受宠之时，玄宗也没有进行追究。所以，张九龄当宰相期间，太子瑛等兄弟三人始终没被废弃杀害。李林甫见此事虽没扳倒张九龄，但也可看出玄宗越来越不满意张九龄了，于是就加紧说他的坏话，玄宗日益疏远张九龄。

李林甫本人没有什么才学，识字不甚多，经常读错字写白字，仅能提笔抄录别人写成的奏稿，有时出些笑话。有一次，他在礼部主持考试，有位考生在答卷中用了“杖杜”一词，这本是诗经中的一个篇名，李林甫不识“杖”字，就问手下人“杖杜”是什么意思，被问者俯伏在地不敢回答。李林甫表弟姜度生个男孩儿，他亲笔写个祝贺词，其中有“闻有弄璋之庆”的话。“弄璋”一词实际应该是“弄璋”，指生男孩之后，让他玩弄璋这种美玉，以期有好的品德。“弄璋”岂不要效仿麋鹿吗？结果又闹了个大笑话。在朝廷中发言也常粗俗不雅，经常被一些廷臣耻笑。为此他特别嫉恨那些文学才士，就引荐一些与自己不相上下或不如自己的人进入朝廷来扩充势力。他推荐了一位户部侍郎，叫萧炅。此人不爱读书，学识极差，曾经在中书侍郎严挺之面前把“伏腊”读成了“伏猎”。严挺之把此事告诉给张九龄，并说：“朝廷的省台之中怎